“潮语角”里会乡亲

◆ 马智行

乡音乡情乐融融

2011年10月23日，闸北区共和新路街道锦灏居民区内洋溢着浓浓的潮汕乡音乡情，沪上首个“潮语角”在这里正式成立了。二十多位潮汕乡亲欢聚一堂，品茗交谈。大家说，终于有了一个学讲家乡话的平台了！我这个“老潮州”忝列其中，感觉乡音亲切无比，心中暖意融融……

插图 叶雄工作室

记得上海市潮汕联谊会会长陈振鸿曾在一次电视台专访时介绍：上海的潮汕乡亲已达60多万人，工商人士超过10万，拥有企业近万家，注册资金超过300亿元，实际运作资金千亿元，已经成为一支投资上海、建设上海的生力军。

潮汕人讲的是潮州话，是中国八大语系之一，近似闽南语，也是广东话的一种。除潮汕地区外，在宝岛台湾，台湾同胞也能听得懂潮州话。而东南亚的泰国，潮州话几乎就是该国的第二种通行语言。当地有一句话：到泰国谋生不会听、讲潮州话，将寸步难行。

但如今，旅居上海的潮汕人士，除父母辈的的老人外，年轻一点的，会讲潮州话的已不多。原因有种种：主要是在沪的潮籍乡亲，家庭组成部分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夫妇的结合已由“同乡”为主，发展到“五湖四海”的组合。不同籍贯的夫妇，就无法用潮州话交谈了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上海南市老城厢的露香园路“九亩地”地区，是潮汕人集居的地方。1926年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，那时可是处处乡音贯耳。解放后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，人民生活提高，许多人购置了新的房产，搬离了这个老城区。没有了同乡的攀谈，久而久之，年轻一代对家乡话就慢慢忘却了。

2010年1月，我参加了潮汕联谊会的一次大会。在会上，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上海潮汕联谊会第一副会长姚文琛先生就对这个现象表示非常担忧。他大声疾呼：今后开联谊会、开潮商会，要用家乡的潮州话发言。那天他还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：

有一次，他在深圳街头看到两个孩童，边走边讲潮州话，而且非常流利。姚会长就问两位小朋友来自哪里。两位孩童说，他们是从柬埔寨金边来的。他们家里有一条严格的家规，在家里都要讲家乡的潮州话，谁违反了家规，父母就不给谁吃饭。姚会长很深情地对与会的全体同乡说：他们远离祖国，这样忠心耿耿地爱国爱乡，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！为弘扬潮汕文化，应该让在沪的第二代、第三代潮汕人有一个学习潮州话的场合。姚会长的话激起台下七八百联谊会会员的深深共鸣。

一年后的一天，我在上海潮汕联谊会办的杂志——《上海潮汕人》（当时的主编为李森华先生，曾任新民晚报副总编）2011年第二期上，看到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：上海潮汕联谊会决定，在全市开办四个“潮语角”。闸北、普陀、宝山三个区的联谊会小组首先积极响应，去年10月23日，他们在闸北区延长路锦灏小区，联合开办了全市第一个“潮语角”。时隔一个多月，静安、黄埔、卢湾、浦东四个潮汕联谊会小组接着开办了本市第二个“潮语角”。目前长宁、徐汇小组的第三个“潮语角”也已成立，而杨浦区的第四个“潮语角”正筹备开张。

资深学者讲潮州

再回到文章的开头，10月23日那天下午1:30，我到锦灏小区“潮语角”参加活动。会场是借用潮汕乡亲肖先生公司的一间大会议室。肖先生不但免费出借活动场地，还提供铁观音功夫茶，让参加活动的乡亲们一边品茗、一边学讲潮州话。这一天有二十多位乡亲从普陀、宝山赶到闸北区参加活动。上海潮汕联谊会副会长、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萧思健也到场表示祝贺。陈贤安、翁振焕、苏绍锋等多位潮籍资深学者，用纯正的潮州话讲述潮汕文化、潮汕历史、潮汕建设情况。并有翻译将深奥的潮汕词汇翻译成普通话，使潮州话讲得不够利索的乡亲也能了解意义。

之后，“潮语角”每逢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下午1点半到3点半开展活动，由主办方邀请热心推广潮州话的乡亲讲解潮州话日常生活用语，潮州的风景典故，潮州的功夫茶，等等。讲解人为推介家乡文化，花大量时间备课，自费复印潮州风景地图等，以加深听讲人的了解和记忆。在讲解潮州话日常生活用语时，讲解老师先把日常生活用语用普通话读一遍，再用潮州话反复读数遍。例如：“吃饭”，潮州话讲“甲奔”；“白相”，潮州话讲“踢桃”；“吃茶”，潮州话讲“甲呆”，等等。在讲潮州风景时，一边指点地图，一边结合历史名人如韩愈的生平和民间传说予以讲述，乡亲们都感到收益匪浅。讲潮州功夫茶时，讲解老师对选用茶叶、用水、燃料、茶具、茶叶的储藏罐等等知识都作了一丝不苟的介绍。

有位郭予诚的乡亲，是退休中学教师，学习非常认真。因职业习惯，他喜欢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。在听功夫茶课时，他就问，为什么第一泡茶水不能喝？老师答：第一遍是把茶叶的杂质、灰尘泡出来，所以要倒掉，如喝了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。这样的知识，“老潮州”肯定是知道的，但郭老师的发问让许多“小潮州”知其所以然了。

两老太不约而同

虽然我年已八十七岁，但“潮语角”活动我都尽量参加。因年纪大了，家人不放心我外出，但“潮语角”活动家人还支持我去，前提是必须打的。

“潮语角”活动不仅是乡亲们每月难得的一次相聚，大家用家乡语交谈其乐融融，而且参加活动，我这个“老潮州”也学到很多知识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认真听取老师和乡亲们的发言，再检查自己发音的不足，加以纠正，我的潮州话也更加纯正了。我祖籍潮阳和平人，1926年在上海出生，仅10岁时回过家乡一次，至今印象已经模糊。每每我与家乡的乡亲通电话，他们都说我的家乡话硬邦邦的（沪语翻译）。我要把家乡话练好，跟乡亲们通话才更亲切。

我常对儿子说，你有机会一定要回家乡去寻寻根，拍些照片回来让我看看。因我年纪大了，已走不动了。今年，也已经六十多岁的儿子终于去了潮阳，我的阿侄带他到村里寻根，他拍了好多照片回来，我看了真是很开心，这些照片解了我几十年的乡愁啊！

去年12月4日，我参加“潮语角”活动，看到令人感动的一幕。

当时我们正在听讲潮州话日常生活用语，有人敲门，进来两位七老八十的阿婆，她们手里拿着闸北区共和新路街道编印的社区小报，询问这里是否是“潮语角”。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她们坐下。

未及入座，其中一位86岁的庄阿婆就用潮州话向在座的乡亲介绍起自己的经历：十年前她先生病逝，少了一个用潮州话交谈的知心人，心里非常痛苦和寂寞。庄阿婆说，老伴临终时再三嘱托，要她不能忘记广东潮阳这条根，更不能忘掉潮州话。去年11月，阿婆的儿子从信箱里拿到街道编印的社区小报，上面有《上海第一个“潮语角”启动》的报道，就交给她看。庄阿婆看了欣喜万状，今天就按图索骥来寻找，没想到在小区又与一位肖阿婆不期而遇，肖阿婆也是拿着社区小报在寻找“潮语角”。两位老同乡碰到一起，真是开心得不得了，于是双双地走进了“潮语角”。听了庄阿婆的话，大家都发出会心的微笑。

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而这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，就是由地域文化和方言的共性和特性构建组成的。我们要把老祖宗的语言和文化传承下去，让我们的文化之根在新时代扎根发芽，开放出更加绚烂的民族文化之花！

一站路

◆ 陆基康

买下“一站路的房”

在咱中国，养儿买房，似乎天经地义，虽然我崇尚一些发达国家“孩儿当自立”的理念，可谁让我是个中国老爸呢？

在儿子婚房问题上，我们唯一剩下的权力就是选择买房的地点了。在哪儿买呢？以儿子的心思（他只是代言），想买到离我们家“十万八千里”的亲家那边。这样倒是省事，但儿子岂不白养，成了人家的上门女婿？跟我们住在一起吧，家里已经有了一个“皇帝”，又来个“娘娘”、“皇太子”什么的，这辈子算是彻底“交代”了。再说这婆媳关系……考虑再三（当然也有房价问题），我们最终买下了内环外离家一站路的一套二手房。

这一站路，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，一来将来老了有点事叫得应；二来也得改改儿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毛病，他总得独立不是？

话是这么说，没了儿子的家，立马空荡了许多。我的伙食标准也急剧下降，老伴说两个人的饭菜有啥好弄的，你凑合凑合得了。唉，还不如儿子在身边，吃得还好点。

一个礼拜没见儿子，老伴急了，又是烧肉又是烧鱼，命我送去。虽是一站路，骑自行车也得二十来分钟，来回差不多要近一个小时！听说小两口根本不烧饭，全在饭馆里对付，老伴又是心痛钱，又怕“地沟油”，结果我跑得更勤了，还风雨无阻，真是机关算尽反害了卿卿我自己的性命，这房买的！

马桶漏水也要管

一日，半夜电话铃骤响，话筒里传来儿子急切的声音：“爸，她有点拉肚子，怎么办？”

“还能怎么办，吃药呀！”我揉着眼睛没好气地说。

“吃什么药？”

我正想跟他讲几个药名，在一旁的老伴早就按捺不住了，一边起身穿衣，一边跟我说：“别对牛弹琴了，他知道什么药？每次有病，还不是我们把药递到他嘴边，再说他那里哪有什么药！”说得没错，唉，子不教父之过，怨不得谁。半夜三更没有公交，我只得“吭哧吭哧”骑车驮着老伴赶过去……

分开一年多，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，一会儿“爸，马桶漏水了”，一会儿“妈，还有牛奶吗？”咳，就算他们不来烦我们，老伴大半个心也在那里。看天有点阴了，连忙打媳妇的手机问：有晒衣服吗？没等到快递的电话，又担心快递把东西扔他家门口……跟儿子住在一起时，这些零碎事从没觉得是个事，可现在？都是这“一站路”惹的祸。

那回儿子又告急：“电坏了。”等我赶过去一查，才知是让供电局断了电。现在的年轻人只看电脑，不看书报，从没觉楼下的信箱有什么用，电费账单在里面一躺几个月，不治他治谁？真是让人操不完的心。

更离谱的是两个家伙居然出门常常不带钥匙。为了让儿子长点记性，只要我接电话，都叫他自己来拿钥匙。这种时候，儿子自知理亏，来得也爽快，只是大洋三十几的来回叉头费，让老伴很不爽。“他那么忙，你没事就不能跑一趟？花这冤枉钱！”老伴埋怨道。你看看，这人还有没有是非观！她还怪当初都是我出的“好”主意，把房子买得那么远。“你有那么多的钱么？”我也火了。

为了杜绝儿子乱乘叉头，我们经常以饭后散步有利健康为名，“押”他们回家。一次，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内环大道边，可是没等我们回头走几步，只见马路对面儿子潇洒一挥手，两人又钻进一辆出租车绝尘而去……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，彻底输拨伊！

距离逐渐产生美

不久前，姐从杭州过来，儿子赶来看姑姑，又是叉头。我说了他几句，儿子对她姑姑叫冤：“阿姑，此地一站路，等于市里三四站路，路太远了，啥人嘎空走过来！”又扭头对媳妇说：“老婆，伊拉太烦了，阿拉争争气，买部小汽车！”“……”我厥倒。

细想想，这“一站路”虽然是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。但是站在孩子们的角度看，居家过日子又何止这些事，缺少自立能力的他们麻烦更多。现代年轻人的工作压力与我们“吃大锅饭”时不可比，没有更多的精力事事亲躬，购买服务是必然的；虽然钱是多花了些，但他们毕竟也自己解决了许多的事情。这不，还要买小汽车，“一站路”好像把志气也给逼出来了！

让我高兴的是，最近儿子这种“家庭110”“报警”电话呈下降趋势，“自立门户”似乎有些进步。特别是我们“处警”后，孩子们知道不好意思了，一声“谢谢”，让阿拉骨头酥半天。实话实说，这得归功于这站路！如今儿媳跟我们也亲得很，遇到我老伴有说不完的话。有句名言不是说：距离产生美嘛！准公公、婆婆们，你们是否打算跟我们学学？

插图 邹勤